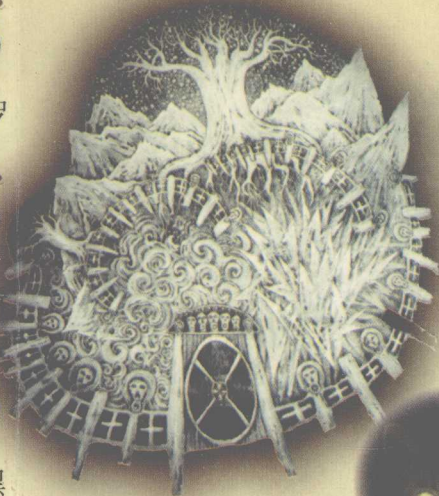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天出版社

俄罗斯黑猫系



[俄] 怀纳尔兄弟 著
王攀 高恒瑞 杨怀玉 译



HEIMAO

XI LIE

古琴秘踪

HE
IM
OAX
XIE

古琴秘踪

探访牛首人面怪兽弥诺陶罗斯

(俄) 怀纳尔兄弟 著

王攀 高恒瑞 杨怀玉 译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琴秘踪:寻访牛首人面怪兽弥诺陶洛斯/(俄罗斯)
怀纳尔兄弟著;王攀译.-深圳:海天出版社,
2000.12

(俄罗斯黑猫系列)

ISBN 7-80654-377-5

I.古... II.①怀...②王... III.长篇小说-俄罗斯-现代 IV.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332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王虹 于志斌 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王颖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3.625

字数:318千 印数:1-5000册

定价:20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内容提要

莫斯科刑侦局接到报案：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波廖科夫家被盗，一把堪称国宝的“斯特拉迪瓦里”小提琴失踪。以吉洪诺夫为主的刑侦人员围绕此案展开了一系列调查，犯罪分子异常狡猾，布下团团迷雾，使调查一开始就进入了误区，导致无辜的伊孔尼科夫自杀。刑侦人员毫不气馁，抽丝剥茧，从一件特制的盗窃工具上打开一个缺口，终于使“牛首人面怪兽”露出真相，并找回了音乐家心爱的小提琴。

小说采取复式结构，古代部分描述了小提琴制作大师一生的艰苦求索，最终制成传世极品小提琴。现代部分则是破案故事的展开。情节跌宕起伏，环环相扣，出人意料，代表了俄罗斯侦探小说的较高水平。

目 录

上卷：步入迷宫

第 1 章	女王的笑脸	(3)
第 2 章	天才	(20)
第 3 章	假酸水	(38)
第 4 章	人人都有自己的弥诺陶洛斯	(59)
第 5 章	当众鞭答的该隐	(80)
第 6 章	无中生有	(103)
第 7 章	自古俊才多劫难	(124)
第 8 章	强人向善	(138)
第 9 章	恐惧的烟瘴	(160)
第 10 章	侦探，快抓贼！	(183)
第 11 章	步入迷宫	(203)

下卷：智慧寻真

第 1 章	弥诺陶洛斯显形	(233)
第 2 章	勿以蠢行助暴虐	(264)
第 3 章	“他在活活走进坟墓”	(289)
第 4 章	人是有长久记忆的	(321)
第 5 章	杜鲁门的老娘	(346)
第 6 章	百分之百不在场	(387)
第 7 章	性格就是命运	(401)

上 卷

步 入 迷 宫

第 1 章 女王的笑脸

连个结尾都演奏不好。这儿本该是一段高亢、激烈的拔奏，结果却拉成了低沉、郁闷的拖腔。昏暗的灯光下顿时喧声大作。威尼斯的晚上暑热难当，好不容易才熬到深夜。女士们手执团扇，摇个不停；男士们则趴在她们耳旁，窃窃私语，想必说的都是逗人的笑话，惹得她们喜上眉梢。安东尼奥本来就觉得大厅里人声嘈杂，该死的小提琴奏不出动听的乐音，这时却听到有人冷不丁地大声嚷道：“可是，会做琴的能工巧匠多的是啊！”于是，安东尼奥迅速把弓子撒离琴弦，小提琴发出一声幸灾乐祸的尖叫，厅里所有的听众这才稀稀拉拉地拍起掌来，是啊，谢天谢地，曲子终于拉完了……

安东尼奥迈着僵硬的步伐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把举起陶罐，咕嘟半天，直到把水彻底喝完。水是热的，又有些咸涩，最终也不止渴。他扯下假发，揩干滚烫透湿的双颊，然后一无所思地坐着，浑身只觉得有如大海一样的虚旷。有人在敲门，他却沒有一丝反应，因为蒙茨伯爵家的晚餐对他来说，如今已成了难以

忍受的巨大折磨，伯爵庇不庇护他，也毫无意义了——反正这辈子已经完蛋了。

独自置身于黑暗之中，精神已不那么紧张，安东尼奥不禁顾影自怜起来。他点起脂油蜡烛，从行囊中取出钳子和长杆锥。刚抓起小提琴，就又涌起一股嫌恶——这个大肚、细身、歪脖子的家伙，多像一个热那亚的暴发户啊。安东尼奥把琴按在桌上，拿起杆锥，对着腹板猛凿起来。小提琴开始劈啪作响，而这怯懦、瘡哑的碎裂声，也让他不胜厌烦。他拧开弦轴，揪掉琴弦，掰开腹板，接着就去收拾那粗制滥造的码子、胡乱安装的琴托以及像鲱鱼罐一样厚实的侧板。

安东尼奥神情忧郁地望着这堆烂木片儿，深知自己已经走投无路。上帝啊，指点一下吧，告诉我，怎么办才好呀？深夜的钟声已经敲响，远方的码头上，那不勒斯号邮船的船炮划过夜空，时光缓逝，宛如窗外运河里的河水，灵感丝毫也没涌来。午夜的海风，潮湿，腥气，从窗外飘来。安东尼奥站起身，拾掇好桌上可恶的小提琴的碎片，走近窗口，把这些无言的碎片统统扔进碧波之中。然后，连无袖短上衣和矮腰皮靴都不脱，一头躺在单人床上。等他彻底醒悟：这辈子已经完蛋了，这才捂住塞满绵羊毛的硬枕头，伤心地哭起来。他久久地哭着，任凭泪水洗刷着痛苦，像河水一般带走今天的耻辱，浸透了枕头，也浸热了枕头。窗外飘来的微风在轻轻地吹拂着他的短发，安东尼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经爬得老高老高。由于四溢的水汽早已与淡蓝色的天空融成一片，地平线早已消失不见了。天上的云彩，晶莹剔透，镀着花边儿，被微风吹逐，只有桌上那只精致的杆锥和乌黑的钳子还能提醒他：昨天，这辈子已经完蛋了。他一想起这事，就笑了起来。

今天，安东尼奥·斯特拉迪瓦里该满 19 周岁了。

女王面含微笑，和蔼慈祥，玻璃的裂痕给她的脸上凭添了和善的皱纹和淡淡的哀伤。头像被扔在地板上，从我站着的地方望去，她仿佛正凝神仰视客厅东边窗外那轮红红的秋日。

“现在是9点19。”刑事技术鉴定专家哈列茨基说。

“什么？”我反问道。

“我是说，我们花了八分钟就开到这儿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”我笑了一下，“只要再呆两分钟我们就能大功告成……”

鉴定专家瞟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我们在宽敞的前厅呆了一会儿，就走进客厅，慢慢察看起来。室内一片狼藉。这种凌乱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，因为现场还没被破坏，保留着我们来之前那个最后离开的人制造的混乱。此人就是窃贼。

“听我说，哈列茨基，要是能把现场一直保护起来，破案大概就有希望了。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哈列茨基出言谨慎，生怕落入什么圈套。

“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现在我们可以在这儿检查、拍照、记录，之后呢，就会有别人来，各种各样的人。许多蛛丝马迹一眼是根本发现不了的，那样也就永远找不到了……”

“那您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我没什么办法。我不过是梦想着勘察完现场就把房子封起来。那样，我们明天，后天还可以来，还会发现许多新的线索……”

“真是不失时机追踪调查的好手，”哈列茨基摆出斗嘴的架势，“您最好还是现在就把一切都看清楚。何况，我不相信房主会同意搬到您家，好让您在这儿查个没完。”

我笑道：

“是呀，寒舍恐怕摆不下这些钢琴。虽然不大懂，但我想，钢琴和房子对音乐家来说大概都是需要的吧。”

背后的门吱呀一响，侦查员拉夫洛娃走了进来，紧接着，驯犬专家卡恰诺夫牵着马歇尔也进来了。马歇尔是条混杂着烟灰色和黄色斑点的大警犬，它一声不吭地趴在前厅的地板上，一边友善地望着我，一边滑稽地抽着黑麂皮似的鼻子。“我已准备就绪，”马歇尔的神情分明在说，“可我不知道您要在那儿找什么。”

“怎么样，咱们开始吧，马歇尔。”我摸着它的脖子问。

警犬微微眯起那双长有琥珀色花斑的大眼。

“斯坦尼斯拉夫·巴甫洛维奇，现在您跟它说什么都是白搭，”卡恰诺夫不满地说，“警犬搜寻时，必须要给它个像烤肉一样明确的目标。”

拉夫洛娃啪的一声点着打火机，悠悠然吸了一口烟，调侃道：

“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反正‘……警犬已在出租汽车站附近丢失目标……’”

“您别说了！”卡恰诺夫露出没好气的样子，“警察局的陈列室里暂时还没有您的照片呢，中尉同志……可我的马歇尔已经在最显眼的地方挂了两年多了。那儿的墙壁可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挂的，更何况还要镶着相框呢……”

“斯坦尼斯拉夫·巴甫洛维奇，您该谢谢卡恰诺夫的褒奖啦。”拉夫洛娃咯咯笑了，“我在那儿可看过您的照片。”

拉夫洛娃环顾前厅，找寻可以置放烟灰的东西。她走近小桌，上面摆着一个热带产的大贝壳。我疾步上前，赶紧铺开一张报纸。

“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的反对，烟灰就弹在这上边吧。我和马歇尔不同，在调查开始之前，我有义务保护好现场。”

拉夫洛娃瞟我一眼，笑道：

“这回您的决策真是英明。可我要替您未来的妻子感到悲哀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：

“鄙人亦有同感，不过您可以做出一点自我牺牲嘛。可是现在，就像决斗者们常说的那样，动手吧，先生们。卡恰诺夫，你先进去和马歇尔搜寻线索，我们得开始做他妈的现场记录了。”

卡恰诺夫解开马歇尔的狗襟，在它耳边低语几句，然后放它进屋，我斜倚在门框上。

显然，警犬发现了线索。它十分紧张，颈毛倒竖，还不时警惕地抽动几下湿乎乎的黑鼻子。马歇尔在室内窜来窜去，一会儿钻进卧室，一会儿又跑出来，还总是不停地兜着圈儿，偶尔又来一个急转弯，划出一个“8”字，最后才跑回前厅，在门锁旁站定，直到卡恰诺夫迅捷地将狗襟套在它的头上。马歇尔开始用爪子撕抓房门，冷不丁发出几声尖厉的吠叫：“呜——噢——呜”，好像剧痛难耐。卡恰诺夫立即拉开房门，跟着警犬冲进楼道，接着传来一阵碎步踩踏楼梯的声音。

“请，”我做夸张的手势把大家让进客厅，然后冲着哈列茨基说：“我们制造的全部垃圾，包括烟头儿、碎片儿等等，只能放在前厅的报纸上……”

拉夫洛娃很清楚，这话其实是讲给她听的，哈列茨基自然心知肚明。

既然我们三个都知道命令是给谁下的，那就无需应答了，如同无需对无人称句：“已经亮了”产生异议一样。我走到肖像旁——不知什么原因它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它本是一张精美的照片，牢牢地镶在华丽玻璃相框内。可现在一块烂玻璃却嵌在相框里，周围还散落着土耳其刀一样细长弯曲的碎片。旁边的地板上有几滴凝固的褐色血斑。滴在玻璃上的血迹尚未变黑。此外，还

有一大滴血溅到照片上以后，一直流到赠言的结尾处，有如一个被人随意点上的惊叹号。

“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，”和我并排蹲在肖像旁的哈列茨基说。

“是肖像上这样写的，还是您这样认为的？”我一边核实自己的判断，一边问他。

“我认出来的，”刑事技术鉴定专家简短地答道，“可惜我不懂法语，不过我很想知道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大概又是‘爱我如同我爱你’之类的东西吧。”我笑着说。

拉夫洛娃在我身后说：

“女人和君主都崇拜天才，因为天才的手有上帝在护佑。”

“您真这样认为？”我转头问拉夫洛娃。

“不是我，而是比利时女王。”拉夫洛娃说。

“嗯，是啊，可惜我不是天才。”我晃了晃脑袋。

“您又何必做什么天才呀？”拉夫洛娃说，“您对帝王的偏爱都无所谓，因此我觉得，您对崇拜您的女人也是一样没兴趣的。”

我盯了她一眼，觉得拉夫洛娃的口气中恼恨多于讥讽。

我重又俯身瞅着肖像，女王还在无忧无虑地微笑。即使是在此刻，在我的身边，女王在数十年不掌朝政的生涯中蓄积的逍遥自在，也没有因为碎玻璃添上的皱纹而改变。

“总之还是很遗憾，因为我不是天才。”

“听我说，不是天才的人，您在想什么？”哈列茨基问我。

“什么也没想。现在思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要努力成为存贮器。只有把一切都牢牢印在脑子里以后，我才会重新开始思考。”

“难道标新立异从来没有让您厌倦过？”拉夫洛娃兴奋地问。

我愣怔地望着她，而后笑了起来。

“列娜奇卡^①，我并没有标新立异，况且这也不是我的专利。许多年前我们赫赫有名的上司——沙拉波夫中校就给我讲过这些。”

“讲什么，拒绝思考？”

“不，首先是要记忆。现在我就该马上牢牢记住那些现在有，但将来可能没有或要改变的东西……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不用比如，可以现场实践。有几条一劳永逸、不争的规则。首先要掐表计时——既要自己的手表，也要看作案现场的表，即便它已经停了。接着得查看房门，是否完全无损，是否锁好，是否关闭，有没有钥匙。对窗户也要做同样的检查。再查看现场的光线如何，看看窗帘怎么样。要检查现场的气味：是烟草味，瓦斯味，火药味，焦糊味，香水味，汽油味还是大蒜味等等。天气几乎永远是重要的因素。即使做完这一切，也千万不要急于下结论。问题的答案往往出现在最后而不是开始。嗯，当然，无论如何也不要和无聊的人进行无谓的争执……”

拉夫洛娃审视地望了我许久，然后低声问：

“莫斯科刑侦局这最后一条金科玉律该不是冲着我来吧？”

我又把视线移至女王的脸上，而后抬起头。

“算了，列娜。我警衔比您高，年龄又比您大，经验也丰富得多。就算这样，有很多东西我还是搞不懂。有时候别人指着我的鼻子像骂猫一样骂，我都没嫉恨他们，而是从中学习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尽量不去嫉恨别人。我想，这才是聪明人惟一可行的学习方式……”

“既然您年龄比我大，职衔又比我高，那就算您把我说服了，”拉夫洛娃无可奈何地耸耸肩。

^① 列娜奇卡是对列娜的爱称。

“好，就算是这样的吧——”我强压怒气，“我清楚得很，这是劝说别人的最佳角度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拉夫洛娃也承认，“从这个角度看，劝说也应该改个叫法……”

“说得不错，”我表示赞同，“那就执行我的命令吧，您先全面检查，然后画张现场平面图……”

拉夫洛娃忿忿地瞟了一眼笑吟吟的女王，走进书房。我冲着她的背影说：

“别忘了那些金科玉律……”

这时哈列茨基慢条斯理地开口了：

“如果允许我发表意见，那我可就要提醒您注意：和您比起来，我年纪更大，经验也更丰富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您刚才做得不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现在您年轻气盛，发起火来就控制不住自己。所以您错误地认为，若干年后，当列娜成为一名老练的刑侦员时，她会感念您这位严厉，然而公正、智慧的刑侦启蒙老师——斯坦尼斯拉夫·吉洪诺夫……”

“或许是这样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”

“真是大错特错。想起您，她才不会感激呢。在她记忆中，您是个可恶又冷酷的家伙。”

“娜伊·马尔柯维奇，您觉得我是个可恶又冷酷的家伙吗？”

“您不会在意几年后我对您的看法。不过现在，作为一个年龄比您大，经验也比您丰富的老刑侦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——我认为，年轻人的火气常常会冲破理智的堤坝。待人和气些，这对您没坏处。”

“有道理，有道理。”我连连称是。

“对于肖像，您怎么看？”哈列茨基问我。

“我想，挂照片的小钉子就掉在附近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哈列茨基点头同意，“小偷不是存心想把肖像摔碎。显然，他只碰了一下，钉子就掉了，肖像也跟着摔了下来……”

共事多年，我们已学会了用三言两语来交换意见。正如拍电报时人们为了节省空间，总是略去闲词一样，即使我们省去大段对话，依然会心照不宣。

“娜伊·马尔柯维奇，您能把碎片拼好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尽力而为吧……”

哈列茨基打开他的专用箱。因为其中放置的器具无所不有，所以我们称它为“诺亚方舟”。我提醒他：

“您先从地板上提取血迹刮片吧。”

哈列茨基从镜片上面看了我一眼：

“当然。我也听说过，这对侦察工作可能很有帮助……”

我又瞥了一眼肖像。冰冷的太阳爬得更高，阴影变得更狭长，更凸浮。裂痕看起来不再像皱纹，它们已经横七竖八地把女王的脸庞分割得面目全非了，因此她的脸颊似乎才凹陷下去，渐渐模糊起来，直到完全看不清了……

“您别站着，请在这把椅子上坐吧。”我对波廖科夫的女邻居说。

或许是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，或许是对我在莫斯科警察局的职位判断有误，她一直显得很紧张，双手在不停地颤抖，捋着她那零乱、稀拉的灰白发，嘴上还不停地说：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是站着吧，站着也不累，我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……”

“我的官衔其实也不高，不过，这事儿却很累人，”我对她

说，“所以，请您坐下来，我要和您好好谈谈。”

她撩起洗旧的人造毛长衫，坐到椅边上，我发现，她浑身都在微微发抖。由于没穿长筒袜，那双青筋暴凸、略显浮肿的大腿不禁显现在我眼前。

“您的腿有毛病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，没，没什么，”她惊惶地答道，“毛病是有的，血栓静脉炎把我害苦了，现在几乎走不动了。”

“您该用用新药辅羧酶。这种药治疗心脏病、腿病都不错，还能安神、镇静、止痛。”

她那双浅色的眼睛慌乱地看着我说：

“我的药……我的安神剂……那只能在坟里。”

我摆摆手说：

“这种安神剂我们人人都得服用，谁也躲不过，您又何必这么紧张呢？”

她的视线绕过我，投向窗外，嘴唇无声地抖动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叹了口气，小声说：

“怎么能不紧张？只有我这儿有房间钥匙……”

“怎么会在您那儿？”

“娜杰日达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，也就是波廖科夫的夫人，总是把钥匙留在我这儿。他本人很粗心，钥匙不是忘在别墅，就是落在办公室，只好站在门边儿生闷气。后来，我还帮娜杰日达做点儿家务……”

“钥匙现在在哪儿？”

她从口袋里取出三把钥匙，它们串在一个汽车轱辘样的带细链的圆环上。

“您没把钥匙给过别人吗？”

女人的脸更加惨白。

“我在问，您没把钥匙给过别人吗？哪怕是很短的时间？”